

日本近世文学对中医药文化的接受与传播

谭雨萌^{1,2}

(1. 湖北中医药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65)
(2. 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日本近世时期是中医传日的繁盛时期之一，其间以中医学为核心的汉方医学蓬勃发展。医儒兼修的儒医群体将医学和文学融会贯通，通过翻案和个性化书写对中医学、医药文化和中医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接受和传播，成为了中医药海外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透视出近世日本国民对中医药的崇拜和喜爱，促进了中日文学和文化交流的发展。

【关键词】中医药；中医药国际传播；日本文学；近世文学

The Reception and Diffusion of TCM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Yumeng Tan^{1,2}

(1.Hu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Wuhan, Hubei, 430065)
(2.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of Japan was one of the flourishing periods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uring this time, Kanpo medicine, with TCM at its core, experienced vigorous development. The group of Confucian doctors, who combined the study of medicine and Chinese culture, integrated medicine and literature, and comprehensively accepted and disseminated TCM, TCM culture and thoughts through adaptation and personalized writing. They became one of the important channels for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flecting the admiration and love for TCM by the Japanese people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Culture; Japanese Literature; Early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中医药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凝结了华夏五千年的生命智慧，传递了中国传统医学的人文温度。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促进中医药传承与开放创新发展”，“推动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2022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也将“中医药文化大力弘扬”和“中医药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列为了重要的发展目标之一。纵观中医药海外传播的发展历程，其在近世日本的传播和发展曾一度达到高峰。日本医家通过对中医药的学习和本土化实践创立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汉方医学，在“世界上表现出强劲发展态势”^[1]。回顾中医药文化在近世日本的传播历史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医药海外传播的特征和规律。

针对以医师、医书和药材为主要载体的传播方式，已有学者作出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和梳理^[2]。医学与文学相互渗透融合的产物——涉医文学也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有国内学者从学科交融的角度全面探讨了中医学对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影响^[3]；也有学者关

注日本古典文学与中医药文化的关系，阐述了《源氏物语》对中药名进行美化的现象^[4]。在日本方面，有学者将近世中后期文学中与医药相关的情节进行了梳理^[5]；还有学者指出了近世文学与医案互鉴的情况^[6]。然而以上学者所提到的医学主要以汉方医学为主，较少提及中医药对近世文学的影响。本文以包括上方文学和江户文学在内的日本近世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其对中医药文化的接受和传播，明确日本近世儒医及其作品作为中医药传播载体的价值，以期为中医药海外传播的推进提供一些思路。

1 中医药在近世日本的传播背景

日本近世时期是中医传日的两个“黄金时代”之一。早在飞鸟到平安朝期间，日本天皇就已派出数批遣隋使、遣唐使来华学习，为日本带回了先进制度和珍贵典籍。在这次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中，两国之间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文化联系，日本对中国在汉字、历史、哲学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学习和吸收为之后进一步吸收和传播中医药创造了肥沃的土壤。

近世中后期，即江户时期，由于航海贸易和印刷

业的发展,大量中国书籍传入日本,并在日本迅速流通,其中也包括了《本草纲目》等彻底改变了日本博物学和本草学的医药著作。与此同时,江户幕府重视医学教育,“私家医塾的规模,远远超过中国,一些名医,弟子往往数百人甚至数千人”^[2],以中医学为内核的汉方医学的普及加速了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同时催生了医儒兼修的儒医群体。例如日本读本小说的鼻祖都贺庭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本居宣长,歌人、文学家、思想家上田秋成,江户后期最著名的小说家曲亭马琴等都是医儒兼修的典范。他们受到中国传统医、药、儒、文的多方面影响,创作了一批富有医学特色的文学作品。

2 日本近世文学对中医药文化的接受与传播形式

日本近世文学种类繁多,有俳谐、狂言等诗歌类文学;有包括假名草子、浮世草子和读本小说在内的近世小说类型;还有净琉璃、歌舞伎等戏剧形式。近世文学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播类型主要有三种:

2.1 对中国涉医文学的翻案

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对中国文学进行翻案的传统,这种传统在镰仓时期逐渐成熟,江户时期达到顶峰。翻案对象中不乏记载医家轶事或经方妙药等内容的涉医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传到日本之后,通常由当时的出版社“贷本屋”翻印出版,作家们阅读之后再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本土化改编,然后再次出版,又以新的形式在民间流通,形成了二次传播。

古方派儒医都贺庭钟所作的《通俗医王耆婆传》就是对我东汉年间外籍僧人安世高的译著《佛说奈女耆婆经》进行的翻改,其中还包括了对《金瓶梅》、《禅真逸史》和《禅真后史》等白话小说的借鉴^[7]。《佛说奈女耆婆经》原本是记录印度名医耆婆生平事迹的佛经,庭钟将短篇经文扩展成了共五卷十回的小说。佛经中原本只有“破头医脑”、“破腹还肝”、“醍醐治毒”和用毒、梨使追兵腹泻四个类似于医案的故事。他在此基础上借用了我国白话小说中的部分情节,增加了妇女产后虚弱、妇人腹部生虫、青年被妖气侵蚀等内容,描述了中医面诊、脉诊、问诊等情节,并详细分析了病因和治疗方案,多次使用“气血”、“脏衰”、“伤寒”、“杂病”等中医相关术语,弱化了耆婆的佛教属性,反而使之具有了中医药文化特征和中国传奇色彩。

再如,近世后期儒医作家曲亭马琴曾多次对《水

浒传》进行翻案创作,先后与浮世绘大师葛饰北哉和歌川豊国等合作了《新编水浒传画集》和《倾城水浒传》,还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西游记》、《搜神记》、《山海经》等故事融合,创作出著名的《南总里见八犬传》。《水浒传》作为涉医文本,不仅确立了“安道全式”英雄传奇类小说的医者典型,还引领了一种英雄身患重疾——求医问药——治愈重疾的相对固定叙述模式^[8],与之相关的医疗书写中常伴有丰富的中医药文化知识。《南总里见八犬传》这部“英雄集结”的小说亦是如此。第二卷中“虚热”、“恶寒”等对病症的描述和“内科”、“针灸”、“外科”、“女医”、“按摩”等医科分类体现了曲亭马琴对医学知识的熟悉程度;第四卷多次提到破伤风,对其描述:“如是破伤风,那就是连耆婆、扁鹊也无能为力”,将中国名医扁鹊的形象带入民众视野。再如第三十六回中,将生螃蟹捣碎外敷解漆毒的方法在《淮南子》中就有“解之败漆”的记载,《本草纲目》中的描述更为详细:“有村叟令寻石蟹,捣之滤汁点,则漆随汁出而疮愈也”。还有其他包括求仙、用药、阴阳术在内的情节共54处^[5],足见其医学素养。《南总里见八犬传》不仅在近世日本风靡一时,至今仍影响甚远。颇受大众喜爱的动漫《七龙珠》和《犬夜叉》都以其为原型,其中的中医药文化也在各个时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传播。

2.2 文学作品中的中医药书写

翻案的核心是元素的置换和本土化落地,虽然保留了原有的故事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作品的可读性,但很难从中了解作者与医学互动的全貌。除了翻案之外,作家们也会根据自身的相关经历和见闻进行个性化的表达。这种手法常见于近世儒医群体创作的日记、随笔和游记等体裁中。如18世纪最著名的日本古典研究者本居宣长、宣长终生的“辩友”上田秋成,还有前文中提到的曲亭马琴都曾创作过此类作品。

本居宣长出生在伊势的商人家庭,22岁在京都开始了为期五年半的学医之旅,学成后主要作为儿科医师从事医学活动,在行医的同时坚持古典文学和文化研究,留下了大量著作。与医学相关的有《折肱录》、《方剂歌》、《济世录》、《方集简卷》、《诸疾目録回春病门次第》等,还有一篇名为《送藤文與还肥序》的医论^[9]。其中《折肱录》是在京都学医期间的学习

笔记,《济世录》是从29岁到晚年期间持续记录的诊疗、用药和药价相关情况。“折肱”一词来自《左传·定公十三年》“三折肱知为良医”,“济世”一词可追溯到孔子《论语·雍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本居宣传不仅引用汉籍作为书名,在《折肱录》中还将中医的汤头歌改写成了和歌的形式。例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参苏饮”的歌诀为:

“参苏饮内用陈皮,枳壳前胡半夏齐;干葛木香甘桔茯,气虚外感最相宜。”《折肱录》中所记载的方剂歌则是:

“参蘇飲(じんそいん)
二陳葛根(にじんかつこん)
桔梗しそ(ききょうしそ)
人參前胡(にんじんぜんこ)
きこく木香(きこくもっこう)”

本居宣长的方剂歌不仅用“二陈汤”替换了原有汤头歌中的半夏、陈皮、白茯苓、甘草几味药材,还将原有的七言歌诀改写成了日本短歌5-7-5-7-7的格式,兼具日本文学特征和中医药文化内涵。

再如近世后期考证医学名家森立之著有随笔集《游相医话》,记录了自己的求学生活和行医经历。书中介绍了吉益东洞和山胁东洋等汉方名家,描述了医师前辈们用针、用药情况,对《伤寒论》、《金匱要略》、《素问》和《神农本草经》等中医典籍也有一定说明。森立之曾与多纪一族共同修订日本本土版的《千金方》,并参与了日版《神农本草经》的编纂工作,《游相医话》中对各种草药的功效更是信手拈来。书中也有他对行医的体会和感悟,他在书中用篆刻作喻强调了解药性对与用药的重要性:“不考虑药性的寒、热、温、凉就开处方,无异于不懂篆文六书的人来写字”。森立之十一岁时便师从名医涩江抽斋,在以后者为原型的小说《涩江抽斋》中文豪森欧外也曾提到了师徒二人的交往,让森立之及其作品始终存在于大众视野。

曲亭马琴的《马琴日记》和上田秋成的《胆大小心录》也都是与行医经历相关的日记和随笔。马琴对医学和文学的钻研从青年时代一直坚持到晚年,花甲之年坚持书写诊疗记录《马琴日记》,记录了包括了马琴自己和家人在内的患者病情和用药。当时的日本已有西方医学知识和实践的涌入,以传统中医学为内核的汉方医学已受到了西医的严重冲击,尤其是以华

冈青洲为代表的汉兰折衷派通过全身麻醉和外科手术的成功案例而名声大噪,但从《马琴日记》的内容来看,曲亭马琴仍然坚持使用传统的诊断方法和草药疗法,足见中医药在其心中的分量。马琴的长子泷泽宗伯也在父亲的影响下成为了一名医师,并娶了同样出自医家的土岐村路为妻。妻子后来成为了马琴的笔记助手,为马琴晚年的创作提供了巨大帮助。她的故事后来被直木奖获奖作家西条奈加写成了小说,使马琴文学和马琴一族的影响力在当今社会仍然得以进一步扩大。

2.3 对中医思想的接受和传播

中医思想是一种生命哲学,其中包括了以“气——阴阳——五行”为基础的生命本质论,“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模式,“精、气、神”并重的养生思想^[10],也包括以“仁”为核心的医学伦理思想。虽然汉方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并非对中医学全盘接受,但当时的医者普遍有较高的汉学素养,尤其是医儒兼修的作家群体,大多能直接阅读原版的中医典籍,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中医药文化和中医思想融入了作品之中。

将读本文学推向了巅峰的上田秋成从医不过十三年,在医学方面也没有突出的成就,但中医药对他的影响却随处可见。他在小说集《春雨物语》中,以药材“侧柏”、“度嶂”等入诗作喻还用中医经典“素难”和中药材“黄芪、人参、附子、大黄”的作用来解释平安时代佛经与咒术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借身体健康的老妇人之口道出长寿要靠药物进补而非求神拜佛的观点。晚年的随笔集《胆大小心录》取自药王孙思邈的名言“胆欲大而心欲细,志欲圆而行欲方”,对行医、养生观念、饮食原则等进行了直接描写,还道出了自己行医和为人的准则:笔名“鶡庵”来自《庄子·天地》:“夫圣人鶡居而鷃食,鸟行而无彰”,描绘了自己晚年弊衣薄食的生活,也表明了对道家“清静虚无”养生理念的推崇;将带有讽刺意味的诗文自嘲为“癩癩谈”即病症发作时,处于精神异常状态下的言论。上田秋成本人也是一位癩病病患者,他将自己的言论定义为“癩癩谈”,给读者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意象感,消解了疾病带来的恐惧^[11]。

近世文学受阴阳五行思想影响的情况也并不少见,平賀源内、山东京传、井原西鹤、上田秋成和都贺庭钟等文人的作品中都能看到相关的内容。对此日本学者斋藤吉胜在其诸多论著中已有阐释,不再赘述。

3 日本近世文学对中医药文化接受与传播的成因

日本近世文学对中医药文化的大规模接受首先源于日本对中国文化持续千年的吸收和承袭,可以说日本的各个文化领域都刻有中国的基因,也由此拥有了能迅速掌握汉学精髓的优势。第二,日本素来有对中国文学进行翻案的传统,在对涉医文学翻案的过程中也将中医药文化一并吸收。第三,日本文人大多能熟练使用汉文,因此学医并不仅仅依赖于汉方医书,还受到了中医典籍的直接影响。第四,近世日本的学科界限并未明确划定,不少文人涉猎广泛,尤其在香川修庵“儒医一本论”的影响下,医儒兼修的文人将医学、儒学等与文学融会贯通,并将其熟练运用于文学创作中。再有,近世日本运输业和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加速了包括中医药典籍在内的各种出版物的流通,而寺子屋、汉学塾、医塾等教育机构的普及让读书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进一步加速了中医药文化在庞大的庶民群体中的接受和传播。

4 结语

中医药文化在近世日本的传播是中医药海外传播的典型案列,其中以日本文人、文学为载体的传播对当时的学者和普通民众影响深远,随着文学经典流传至今,影响力仍不容小觑。以本居宣长、上田秋成、都贺庭钟和曲亭马琴为代表的儒医群体将自己的阅读、学习、行医经历和思想感悟与本国的审美情趣相结合,创作出了一批极具中医特色的文学作品,将中医药文化和中医思想带入了日本民众的视野,推动了中日两国文学、文化和医学的交流,对中医药的传播和汉方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面对当代中医药海外传播的重要课题,应结合近世日本的成功案列,让汉语言文化与中医药相伴而行,通过孔子学院等机构优化传播环境,利用文学和“洋中医”等多种传播载体,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文化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梁正海,刘剑.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传承

与保护的国际经验与启示[J].贵州民族研究,2019,40(11):88-95.

[2] 史世勤.中医传日史略[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3] 王水香,陈庆元.古典文学与中医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7.

[4] 姜毅然.疾病的美学化与医药的风雅——从《源氏物语》看古代日本人对中医药的受容[J].社会科学研究,2018(01):189-195.

[5] 服部昭.江戸文学にみる医と薬[M].东京:风詠社,2022.

[6] 福田安典.医学書の中の「文学」[M].东京:笠间书院,2016.

[7] 刘菲菲.都賀庭鐘における漢籍受容の研究——初期読本の成立[M].大阪:和泉书院,2021.

[8] 梁壮.叙事、符号与知识——中医文化在明清白话小说中的表达[D].北京中医药大学,2021.

[9] 吉川澄美.本居宣長の在京医学修業[J].日本医史学雑誌.第62卷第4号(2016)449-453.

[10] 张其成.中医生命哲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

[11] 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基金项目:

2021年度湖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资助项目:江户小说对中医药文化的接受研究,项目编号:B2021113.

作者简介:

谭雨萌(1987.3-),女,汉族,湖北武汉人,湖北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中医药国际传播。